

古诗里的“处”仅作“地点”讲吗？

——《雨霖铃》新读

古诗今读

栏目简介:面向高中生和家长,接地气地解读高中教材和高考真题中的古诗,解读突出独创性、文学性和实用性,为高中学生学习古诗提供参考。



栏目主持人:郑杰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教师。在《中学语文教学》《语文学刊》等发表论文十余篇。辅导学生发表和获奖作文百余篇。努力做一个爱阅读、爱思考、爱写作的“三爱”老师,并培养“三爱”学生。



杨柳岸晓风残月图 苏曼殊



寒蝉凄切对长亭晚
骤雨初歇都门帐
欲无绪方留恋处
兰舟催发执手相看
泪眼竟无语凝咽
念去去千里烟波
暮霭沉沉楚天阔
多情自古伤离别
更那堪冷落清秋
节今宵酒醒何处
杨柳岸晓风残月
此去经年应是良
辰好景虚设便纵
有千种风情更与
何人说

雨霖铃书法 白描



杨柳岸晓风残月图 刘二刚

朋友向单位请了假,去看他远在异国他乡的太太和女儿。阔别三年,得享天伦之乐,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。回来的那天,他对我们说:“下次再见她娘俩,不知是什么时候了。”我调侃道:“你这是‘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’啊。回来的时候,你哭过没有?”我亦由此想起了好多年前教过的一篇课文——北宋词人柳永《雨霖铃》:

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,(方)留恋处,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!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,更与何人说?

反复念叨之后,有了一些和原先不同的新看法。

一、“留恋处”的“处”不作“地点”讲,应作“时候”讲。去年拜访周掌胜老师的时候,他送我一本他的《新编千家诗评注》,里面提到“处处闻啼鸟”的“处处”表示“时时”的意思。理由是,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”,还没起床,怎么能听到“各处”的鸟叫声呢?我一想,和我固有的认识有差异,但觉得有些道理。去王瑛的《诗词曲语辞例释》里一查,果然,“处”有“表示时间”的意思。像元稹《鄂州寓馆严润宅》“何时最是相思处,月落斜窗满寺钟”、杨万里《儿啼索饭》“朝朝听得儿啼处,正是黄梁欲熟时”、高九万《归寓舍》“梅欲开时多是雨,草才生处便成春”中,“处”与“时”对照使用,是互文手法,说明两者意思一致。我想起《雨霖铃》的另一个版本,此处作“方留恋处”。“方”,正当的意思,那么这里的“处”解作“时”更无疑问。“方留恋处,兰舟催发”

应解作“正当我留恋不已的时候,精美的船上的舟子已经在催促我出发了”。我以前望文生义,理解为“我留恋着这个的地方,可是……”,是不对的。

二、同理,“今宵酒醒何处”的“处”也作“时候”讲,不作“地点”讲。这句话后面跟了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,好像是一个景色凄美的地点,实际上,作“地点”讲是不通的。“我”在离别的当晚喝个大醉,醒来已经在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这个“地方”了。过去我对学生说,地方不同更表现出柳永的相思之苦,虽亦能暂时把学生唬住,实际心里还是觉得于理有亏,有些牵强。如碰到一个好学深思的学生,问我“为什么作者忽然提到酒醒的地方?这个地方在抒情上真的很重要吗?和上下文联系起来通顺吗?”,我便要擦汗。这下我明白了,“处”在这里作“时候”讲就通了。“我”在离别的当晚喝个大醉,醒来定是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的“第二天拂晓时候”了。彼时才醒,足见当晚饮酒之多、苦闷之深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:“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,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。”以饮酒之多,侧面写挚爱之深或离愁之苦,因为爱而不得,不忍分离而不得,古今正同。再看此词的下阕,如“清秋节”“经年”“良辰”等,就会更明显地发现,作者一直在通过“时间”强调别时、别后的凄苦。按照我之前的理解,此处忽然插入一个“酒醒的地方”,真是不伦不类。

三、“执手相看泪眼”的“相”,不是“相互”的意思,而是表示“动作偏指一方”。该句可以翻译为“我握着她的手,看她泪眼愁眉的样子”。男的没哭,女的一直在哭,这比较合情合理。如果理解为双方都在哭,这场景固然凄惨有余,但想起来实在觉得肉麻。柳永词中虽然有“多情自古伤离



乐章集 雨霖铃

别”的深情形象,但从不痴情到流泪。《八声甘州》写“想佳人、妆楼颙望,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”,“我”也只是“倚栏杆处,正恁凝愁!”而已;《蝶恋花》写相思,“我”也只是“对酒当歌,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而已;《忆帝京》写得最露骨,也只是“万种思量,多方开解,只恁寂寞厌厌地。系我一生心,负你千行泪”而已。“负你千行泪”,正说明“我”没有“千行泪”。柳永的词描写“多情”的男主人公形象,但他的泪腺并不发达。我之前调侃朋友与妻儿分别时哭得泪流满面,确是有违“常理”的。

四、“竟无语凝噎”的“竟”,是“终”的意思,不是“竟然”的意思。“我”握着她的手,本来是打算说几句“安慰”的话,可是看着她的泪眼,最终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太违心的话说不出来,画面太感伤也不忍说。万种柔情,万般无奈,都在一个“终”里。《雨霖铃》最有表现力的几句在这里,其中最精华的一字便在“终”上。如果把“竟”解释为“竟然”,“我”握着她的手,看着她的泪眼,竟然说不出一句话,和上句比比,在细腻心理的描写上,两者相差不可以道里计。